亡灵执政

V4C7-V4C8

第四卷 女神的眼睛

第七小节

亚利克斯睡得很好。

不过巫妖的自控力还是让他在第一缕震动传来时醒了过来他如同一条深海鱼那样缓慢地从深邃的识海中浮起来在明亮的光线中蹙眉。

“我找到了他们看到已经怀了几个月身孕的她——我毫不犹豫地向亚利克斯开枪他倒下了血流的整个地板都是……她尖叫……然后也跟着倒了下去我们把她和亚利克斯一起送到医院……医生说她的身体过于虚弱……”煦德干巴巴的叙述已经到了尾声声音虽然尚算平静但身体僵硬还有来自于灵魂的震颤还是让亚利克斯知道他现在的心情并不像表面那样平静。坐在他对面的拿卡眼睛充满恶意不需要再看第二眼巫妖也可以明白这个男性人类的目的——让煦德这样骄傲而古板的人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未婚妻与弟弟对他的背叛不亚于让他亲手一寸寸地剥去自己的皮肤。

“她死了。”煦德用三个字结束了自己艰难的叙述。

拿卡的嘴角微微向上一翘“很好。”他说道“那么说你结束了”然后他走到一根柱子边上拉动一根看似装饰用的黑色丝绳遥远的彼端传来清脆的铃声煦德以为他是召唤下属可是等了一分钟也没有任何人进来拿卡抱着双臂耐心地等待着。

“不……咳……拿卡……不……”一个含混的微弱的声音惊动了全神贯注在拿卡身上的煦德不知道什么时候派吞已经清醒他的身体如同一团不怎么样的玩意儿在地面上扭动着口中的血沫污染了地毯。

“不这很不好”拿卡连头也没有回他安静地注视着那根黑色的丝绳好像上面布满了命运留下的痕迹“姐姐她从未介意过你的那只蓝眼睛……她爱护你怜悯你就如你是她另一个孪生兄弟甚至到了让我嫉妒的地步——今天你原本应该和我站在一起抚慰姐姐枉死的灵魂而不是像个商人那样把她的生命她的爱情当作最廉价的商品贱卖给那早该下地狱的萨利埃里家族。”

“拿卡……为了衣留申求你我们不能和……萨利埃里家族为敌……”

拿卡眯起了眼睛扯动嘴角。“……Aprèsmoiledéluge……”

煦德抿紧了嘴唇——”Aprèsmoiledèluge!”据传这是法王路易十五的一段名言意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丝绳突然产生了剧烈的波动不过很快就绷直了一种腥甜的气味开始在空气中扩散煦德睁大了眼睛他的心脏几乎都要冲破了自己的胸膛而四肢却还是那样软弱无力的垂挂着他看着一个等边钝角三角形的头颅慢慢地从巨大的柱子上面垂了下来蛇类的头颅表面布满鲜艳之极的朱红色细小鳞片动人的颜色逐渐蔓延到雪白的颌下金黄的瞳仁乌黑的瞳孔直立呈椭圆形它把头放在拿卡的肩膀上缓慢地向下滑行。

“难以想象的美丽是不是。”拿卡心满意足的介绍“姆姆我和姐姐的保护者三十一岁的衣留申血蟒”他看向煦德“……吃了他。”

巨大的蟒蛇大约有4米多长她从容地游向萨利埃里兄弟出乎意料的是血蟒并没有靠近煦德而是游近了亚利克斯轻轻地伏在他的腿上。

拿卡嘶嘶地笑了“噢看起来她更喜欢亚利克斯的味道好吧反正都一样他似乎什么都忘记了……希望姆姆柔软的身体也能让你喜欢亚利克斯她的身体里面也很不错至少到今天为止呆在里面的人还没想出来的。”

被称为姆姆的大型蛇类放下自己的头颅与亚利克斯的黑眼睛两两相对巫妖觉得金绿宝石似乎更加靠近蛇类的眼睛……尤其是那种冰冷宁静的观感比起依然流淌着热血的猫科生物这种冷血动物更加符合巫妖的审美观。

不

煦德竭尽全力才能把没有意义的喊叫压制回去家族的教育与实际的经验告萨利埃里长子这个时候无论是口头上的阻扰哀求怒斥威胁都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自己应该怎么做快想想一定有办法快想想……他脖子与太阳穴的血管都在突突地跳动眼睛丝毫不曾离开那条慢慢地接近自己的弟弟的庞然大物它正试探性地用长长的蛇信碰触着亚利克斯的脸然后以更为缓慢轻柔的姿态将年轻的身躯一点点地缠绕起来。

血蚺的身体轻轻地厮磨着亚利克斯并没有过紧的缠绕以至于他无法呼吸它不断地改变着姿势似乎想帮助他坐起来——意外的变故让三个人类全都呆滞了那么一瞬间。

“为什么不吃了他姆姆是他杀死了姐姐杀死你的女儿。”拿卡阴沉沉地说道。

“因为……姆姆也知道……他是姐姐的……姐姐喜欢的人……”派吞喘息着说道“看看拿卡看看姆姆……姐姐不会希望你杀了他的。”

拿卡的回答是迅疾狠辣的一刀——如果不是亚利克斯及时抱着姆姆滚开这一刀就把姆姆拦腰砍断了即便如此血蚺红白斑驳的身体上依然被撕裂了很大的一个伤口冰冷的血液喷涌而出瞬间染红了亚利克斯全身——拿卡踉跄后退手上的长刀已经断裂成两截突如其来的来自于最亲近者的伤害并没让血蚺遵从蛇类生物的本能发动最致命的攻击它只是挥动尾巴打掉了他的武器。

亚利克斯注视着血蚺的眼睛在这个低魔位面这条血蚺还是他见到的第一个有着如斯鲜活灵魂的非人生物。

金黄的眼睛润泽而明亮充满感情。

“我想我大概想起了一些东西。”亚利克斯抬起头来望着脸色铁青的拿卡他微笑“想听听吗”

在费伦大陆上也有武器榜之类的东西的话那么法师的舌头或许会位列第一威力惊人的咒语当然是原因之一不过更多的是指法师对于语言这门艺术地掌握与使用——曾经达成无数大魔王夙愿毁灭了一个世界的某位法师就曾经花言巧语地从一头巨大的黄金龙那里骗取了它的整个胃袋做实验材料而后者还对他感激不尽。

法师们很少说谎只是会在说多少怎样说什么时候说中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而已。

金绿宝石轻轻地颤动着它在不安巫妖静静地感受着它的力量迷幻混乱诱惑——如果不是煦德如同山峦那样稳定。坚定的情感也许受到了些影响的他还没能那么快找到它的要害——他会好好享用它毕竟敢于向一个巫妖的灵魂发起挑战的宝石还是相当罕见的。

“我没和……她上过床。”巫妖不知道拿卡的姐姐叫做什么名字只好简单地用她来表示不过在场的人都听懂了。

拿卡的瞳孔受惊般地缩小两条黑色的影子在下一刻纠缠在一起又倏地分开。即便是派吞也要思索一下才能明白是亚利克斯用了本该只属于衣留申当权者以及其子孙的诡异体术挡住了拿卡的致命一击。

“好……很好姐姐居然把这个也教给了你”拿卡的声音可真是不怎么好听脸上的表情又像哭泣又似微笑不过眼神却狂暴的可以吞噬一切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你居然……还在否认”

“他没必要说谎。”起初的惊愕之后煦德迅速地平静下来接下去说道“我们还在你的掌握之中不是吗。附带一提我也没和你的姐姐上过床——撒丁的未婚夫妇想要两个人单独相处比去监狱单独会见即将处决的死刑犯还难。”亚利克斯虽然看不见但也可以想象得出那个充满了恶意的笑容。“那么……她的孩子从哪里来的衣留申的圣母玛丽亚”

哦哦我们真是配合默契煦德巫妖开心地想。

“她在和煦德定婚之后找到我要我把她藏起来因为她怀孕了。”亚利克斯缓慢地说道“女神”的力量被他放开不过暂时没人注意到房间的温度有所上升除了焦躁的金绿“如果这件事儿被别人知道她就完啦。萨利埃里家族准会将之视为奇耻大辱就算不杀了她也会把她送回衣留申然后将军准会一脚把那个胎儿踢出来然后亲手勒死她还会活活烧死那个私生子的父亲。……她就是这么说的。”

“而我以为孩子是亚利克斯的。”煦德反应极快地说道“然后亚利克斯因为枪伤昏迷而后失去记忆他也就没了申辩的机会——哦你的姐姐还真是个多情种子玩弄男人的好手……亚利克斯那时候只有二十岁不到傻乎乎的一个挺有骑士风度的小男孩他娇滴滴女妖样的未来嫂子找到他向他哭诉祈求帮助他就那么充满同情地高高兴兴地帮了她帮了这个女人还有躲藏在她身后的无耻之徒……那个在五年前的1月份中旬到2月初让她怀孕的男人——在她还在衣留申的时候。”

煦德声音嘶哑地笑起来“说起来那个家伙恐怕是最幸运的身为罪魁祸首的他直到现在还是那么的逍遥自在呢。”

“……拿卡……是你是你……”今天派吞可叫了不少声拿卡了说起来还要数这一声最为扭曲走调的很厉害如果不是拿卡的发音足够简单亚利克斯一定听不出来。

“那么说……她并没有背叛我。”拿卡咕哝了一声。

“太好了”拿卡轻快地说道“所以说你所从她那里学会的东西也只是一种报酬她并不爱你也不喜欢你只是为了酬谢……一种单纯的酬劳……因为你保护了她和我的孩子……太好了派吞没有背叛任何背叛。”他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喜悦得让煦德想吐。“她依然完完全全地属于我。”拿卡柔声说道。

“噢我想她没有那么爱你。”亚利克斯平淡地说道他微笑着注视着那个阴冷的力量它因为主人的动摇而焦急地扭动着可惜拿卡毫无所觉可怜的小东西——那个脆弱畸形的灵魂并不能让你发挥出所有的力量“想想看一个柔弱的乖顺的愚蠢的自出生之后都没有离开过这个狭小天地的女人订婚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体里有了不应该有的东西一个该诅咒的孪生弟弟与自己的乱伦之子——身在异地孤立无援唯一能够求助的只有一个陌生的小男孩她白天无法进食夜晚无法睡眠总是看着房门以为总有一天她的父亲会从那里走进来亲手从她的肚子里挖出那个孩子——而她甚至不敢向胎儿的父亲写一封求助信我亲耳听到她的思念祷告逐渐变为怀疑诅咒她憎恨那个让她遭遇到这一切的人她告诉我的秘密所教导我的体术让我饮用她的血都是为了让我……用你的生命平息她的怨恨……”

“你只是在嫉妒。”拿卡平静地说哦巫妖愉快地想到他并不是那么平静金绿甚至想要逃离却被“女神”的力量困住。

“我会干脆点拧断你的脖子。”拿卡的手指慢慢握紧放松他狞笑着“为了你带来的好消息。”

第八小节

头撞口咬拳打脚踢蹬踹扫绊肘击膝顶肩抵臂撞。推拽抓捏压打——一狂暴激烈的生死之战因为彼此太过了解战术套路而类似于贝弗里电影中在幕后配合练习了无数次的某段华丽镜头诱攻虚招都完全没了用处和余地现在已经是以快制快以强对强一拳换一拳一腿回一腿沉闷的声音好像在对打沙袋。——直到拿卡似乎一个大意被亚利克斯从身后锁住手臂关节这时候只要他提膝向拿卡脊椎上一撞一切便均可成功告结——随后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拿卡背在身后的手臂像是完全无视于关节的限制一样直接向上反曲然后两个肘部恶狠狠地打在了亚利克斯的胸口亚利克斯反应也算得灵敏猛向后退卸掉了一部分力量但拿卡撞击之后立刻打开手肘荡开派吞手臂亚利克斯一退胸腹之间毫无防备拿卡同样反方向的一个中部蹬击正中腹部他立刻飞了出去。

拿卡当然不会像电影中的反面人物啰里啰唆地说上一大堆废话再继续一个转身让手臂与大腿的关节恢复了原状同时跨出一大步右腿蹬地向前冲跃——接下来他会双手抱住还未落地的亚利克斯的脖颈猛下拉身体向上拔起空中提右膝撞向心窝随即在他的身体因为这一次重击而腾空时抬左膝进行第二次膝撞攻击头部——但连续的动作被突然竭尽全力站起挡在亚利克斯身前的煦德打断。

拿卡怒吼一声双肘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犹如蟒蛇一般的瞬间收紧煦德顿时呼吸困难但另外一双手臂从下方立刻同样扭曲着与之相抗。

真是相当热烈的拥抱煦德苦笑着想。

“我有凭证。”亚利克斯轻声说“她‘完全绝望’的凭证。”

煦德看着应该是属于亚利克斯的手犹如蛇头一样的聚拢窜起直接刺入拿卡的胸膛。

拿卡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的胸膛白皙而细长的手指正从左胸偏上方的肌肉与皮肤之间慢慢抽出碧绿的光芒在血液之前流出金绿宝石特有的“眼睛”张开着冷冷地看着眼神逐渐混乱涣散的原主人手指上的鲜血沿着宝石的光亮表面不断滴落犹如赤色的眼泪——拿卡的力量与信心也似乎伴随着这颗宝石的离去而消失这个三秒钟之前还不可一世的男子僵硬着任凭敌人从容地拿走自己的战利品。

这颗金绿是只有自己和姐姐知道的秘密。

拿卡的身体颓然倒下。

在最后一刻终于做出选择的金绿如同巨蟒那样缠绕着巫妖的灵魂强悍的孩子——一个四级法术“完全绝望”的汲取对于他来说完全没有影响巫妖赞赏地摸摸他的头金绿傲慢地转了个身融入那无尽的识海之中。

尾声

“你的新造型真别致。”

亚利克斯真诚地对前来送行的派吞说。

衣留申的派吞“将军”浑身缠满了绷带脖子上有固定器左手右脚打了石膏偶尔露出的部分还涂满了消除瘀青与肿胀防止外伤感染类的黑色药膏因为头部也有受到撞击所以头发也剃光了扣着一个衣留申当地巫医强行要求他戴上的药草帽子整体服饰具有这鲜明而典型的历史装饰主义历史折衷主义文化混搭风格戏谑调侃的装饰色彩等后现代主义设计特征。

“相信亚利克斯他的审美观是在贝弗里培养出来的。”煦德落井下石“我可以保证这将是衣留申引领全世界走进新一波服装风潮的代表作。”

“如果我能再得到点亚利克斯的药膏而不是你的嘲笑我会比较相信萨利埃里家族和衣留申还有着友谊这种玩意儿的。”派吞板着脸说不过除了他自己没人能知道绷带下面是什么表情。

“那很难。”亚利克斯在煦德的眼刀下敷衍——派吞早点恢复健康不好吗他只是不想在衣留申继续呆下去了而已这里已经没有吸引他的东西了——金绿到手了煦德又不允许他采集任何动物植物矿石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而受到拿卡数次追杀以及公开谋杀未遂的人在派吞尚未痊愈衣留申局势不稳的时候突然离开很难让人相信不是回去调兵遣将意图报复。

“我想一颗宝石应该足以抵偿。”派吞说——很显然他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假如他敢问我要那颗宝石我就再干掉一个。巫妖暴戾地想。

“或者这样吧”派吞说一边的副官立刻捧过一个两只手掌大小的丝绒盒打开里面全是各色宝石“我聘请你做我的巫医怎么样”派吞诚恳地说道“报酬我用宝石支付。”反正现在存货很多父亲的女人拿卡的女人他一人给了一身衣服一笔钱全部打发下去给士兵做妻子了身边只留有五六个大概可信任的使女用不了多少首饰。

“单独谈谈”

亚利克斯向煦德保证作为萨利埃里家族的第三个儿子的自己绝对不会被宝石诱拐才得到了和派吞单独相处的权利。

“我只想问问你”派吞说“蛇虫回避可以说是你喝了姐姐的血体术也是姐姐的教导但你如何做到反关节那是旧王朝的遗传”他盯着亚利克斯。“你用了什么巫术”

“什么也没用。”亚利克斯干脆利落地回答。“巫术是一种很不科学的说法。”难道要他说自己是使用了控制阴尸和骷髅的方法以负能量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精细控制才能以那样古怪的角度那样奇特的力度作出那种匪夷所思的动作吗

“你承认过自己是巫医。”派吞指出他曾经自行招供。

“那是一种心理疗法。”亚利克斯说“我想我那天能用出那种奇妙的体术也是这个原因……其生物合成主要是在髓质铬细胞中首先形成去甲肾上腺素然后进一步经苯乙胺N甲基转移酶……研究证明瞬间给人强大的机能提升和恐怖的爆发力……balabala……”

“我也想知道一下”这次轮到亚利克斯发问“你那时候看到了什么”巫妖叹了口气本来他是想抓住拿卡的灵魂的虽然挺脆弱也很扭曲但胜在丰富多层次吃起来说不定很像多味海苔可那时候被打得满脸开花的派吞盯着自己无比凄惨地喊了一声——不要……——哦活像个丈夫死掉当天就被巴特资恶魔逼婚的可怜小寡妇……一个犹豫到手的美食就没了巫妖撇嘴。

“记得东大陆有着这么一种说法两种眼睛的颜色不一样称为阴阳眼可以看到灵魂”亚利克斯说。

“那种说法绝对不科学。”派吞严肃地说。

\*\*\*

“离派吞远一点。”煦德走进亚利克斯的舱房皱着眉头看看正在地毯上拿着小块绒布擦拭宝石——派吞的宝石还是给了他——的弟弟在他对面坐下——还是三件全套连waistcoat的正规衣着。

将军安排舰船送他们回撒丁——保证安全。

血蟒姆姆从亚利克斯的身后游出来身上刀痕依然清晰可辨她的生命虽然已无任何问题但巫医说受伤的地方恐怕长不出鳞片了不过姆姆和亚利克斯都不在乎。

“我知道。”亚利克斯说。他和煦德都亲身感受过拿卡的力道而派吞看似被打得很严重但视力听力嗅觉说话行动都没受到什么很大的影响甚至连脑震荡都没有……哦哦哦……值得思考或许这家伙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帮助……。不过拿卡已经死了萨利埃里家族也乐于不必和一个乱伦的疯子打交道至少十年之内还能保持步伐一致的盟友很难找的要求不可过高。

……

沉默了一会煦德突然伸手摸上亚利克斯的脑袋巫妖吓了一跳本能地躲开又挨了兄长的眼刀。

“你真的恢复记忆了”煦德问道。

直觉告诉巫妖煦德想问得不是这个。

“你对拿卡……说的是真的”煦德的灰眼睛中又有暴风雨凝聚的先兆。

“嗯大概。”不亚利克斯什么也没想起来原主人把这部分丢得很干净只有些自以为罗曼蒂克的愚蠢碎片还保留着——但是他觉得煦德会想要听到这个答案“我没背叛你煦德。”没错是我不是愿来的亚利克斯。

煦德再次沉默但灰眼睛里面的云层已经有消散的趋势他又去摸摸亚利克斯的脑袋这次亚利克斯没敢躲“整容医生干得不错”他的手指在浓密的黑发里寻找着“原本这儿有一整条头皮都不见了。”

“如果不是我身边的维维托了一把亚利克斯”他的手指向下停在眉心“那颗子弹应该穿过这里。”

嗯……那么您想干什么呢再来一下亚利克斯乖乖地不动眼睛向上看着那根手指好像那是根枪管。

“对不起。”煦德说“我很抱歉亚利克斯。”

“没关系。”

反正你开枪的时候这个身体还不是我的。巫妖有时候挺大度的。他想了想又说“别担心维维不会是背叛者。”

“嗯。”亚利克斯的感觉真得非常敏锐。

煦德吐出一口长气闭上眼睛好像终于摆脱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感觉很不错他向后倒去——创造了穿着三件全套连waistcoat与地毯结缘的新纪录。

亚利克斯眨眨眼睛重新投回宝石的怀抱。血蟒姆姆也开始对他的脑袋有了兴趣不过它还在尝试的时候就被亚利克斯身边的煦德一把抓着尾巴拉了下来。

她看了看那个男人游到他的肚子上盘起身体——她现在有200磅左右的重量。

亚利克斯继续擦擦擦………

\*\*\*

“这是什么”派吞看着那个只有40毫升左右容量的白色普通小瓶子问道。

“这是亚历山大。萨利埃里让我转交的东西西大陆联邦的特效药品。”萨利埃里家族的衣留申负责人恭谨地回答。他终于回来了……55555

派吞打开闻了闻看了看大概只有瓶子是西大陆联邦的。

啧。

萨利埃里家族没一个是好东西。